

獨幕話劇

貓的嘴貧



凌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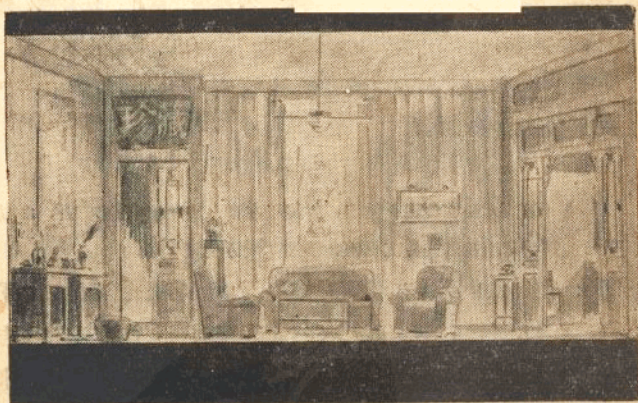
通俗讀物出版社



貪嘴的貓

(獨幕話劇)

· 凌 風 ·



佈景設計 陸于凡

人物 陳吉福——五十多歲，元豐南北雜貨店老年職工。

陳定五——陳吉福之子，稅務所長，青年團員。

吳 峻——南北雜貨業稅務專管員，青年團員。

張耀年——元豐雜貨店老闆。

賈士元——同春雜貨店老闆。

李雨人——祥茂雜貨零售舖老闆，張耀年姨父。

職工一人。

時間 一九五四年夏。

地點 某大城市。

佈景 張耀年書齋。陳設相當考究，有沙發、桌几、盆景等。牆壁正中掛一幅山水畫，其實係一暗門，可以開啓；內有暗室，大小可容一人，係藏暗帳之處。台左側一門通貨房，右側一門通前面店舖房屋。

〔賈士元坐在沙發上抽煙，張耀年在室內焦急地踱來踱去，白紡綢褂子上拴着一條沉重的金鍊鍊晃盪晃盪閃着亮。〕

賈士元：耀年兄！薛老在我店裏等着呢！他店裏今天上午去了好幾個人查帳，對木耳交易盤問得特別緊，還有一個同志是操我們這邊口音，他怕是我們出了事，特地趕快車來的！

張耀年：（掏錶看）陳吉福還有半個鐘點可以來。

賈士元：（不滿地）看你一會兒掏過三次錶了，就記掛陳吉福，

我說，薛老這方面——

張耀年：（不耐煩）叫他趕快乘夜車回去，薛老也太沉不住氣了，我們飛過海的交易，諒稅務局從他店裏帳上是查不出名堂來的！他偏揀這當口到我們這兒來，要是被人發覺，那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打自招呢！

賈士元：人家老遠跑來也是不放心我們的，好話也安慰他兩句呀！

張耀年：安慰？現在可沒這份閑情！老弟，你要曉得，我們四家批發店的命運是么是六，全等陳吉福來決定了！他要是肯替我們證明這批帳外木耳是解放前存的……

賈士元：陳吉福不是我們的人呀！

張耀年：可他是稅務所長的老子呀！

賈士元：他這人是出名的老古板，臭頭職工。

張耀年：正因為他是出名的老古板，臭頭職工，他跟政府說一句，抵得上我們說千句萬句。

賈士元：這件事總歸透着點危險。我說，你事先也得跟家樁翁我們商量商量……

張耀年：（諷刺）危險？哼！這會子由得你說風涼話了，當初做這筆木耳交易時，整進整出多乾淨！你偏要跟下戶慫勁，嫌價錢小，要留下三百多斤不賣，你就沒想到危險麼？你們都是乖子，三百多斤木耳誰也不敢挨邊；偏我是傻子，硬着頭皮把這批勞什子收下來；我爲的哪一樁？還不是爲的我們四家“聯營”的利益！因為陳吉福這兩天害腳濕氣，不在貨房歇，我才大着胆把這批東西乘黑從後門拖

進貨房，總指望攔個三兩天，找妥下戶就能脫手的，誰曉得第二天，稅務所就跑上門來，真他媽的有鬼！

賈士元：噯，耀年兄！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是像陳吉福這樣的人，怎麼肯來包庇我們！你要是把我們的底告訴他……

張耀年：啊呀！我張耀年雖說是老實，可還沒老實到這種地步，這裏面……噯，現在不跟你談，等過了今天再說。

賈士元：老兄又賣關子了，好吧！但願老天爺發慈悲，讓陳吉福能向他的稅務所長兒子證明這三百多斤木耳是解放前的存貨，這樣頂多担個漏盤存貨的罪，至於我們四家兩年多以來的幾百億帳外交易，就可以掩蓋過去了！（掏手絹擦汗）魚肝油我不想再吃了；汗簡直就淌不停！

張耀年：你已經胖得像河豚魚了，還要吃補品，本來是白糟蹋嘛！

賈士元：可是總不能眼睜睜看着錢上鏽呀！在往年吃喝嫖賭抽大烟，花錢的地方真不用愁——

張耀年：（掏錢）算了吧！你那套山海經收起來吧！陳吉福就要來了。

賈士元：（站起）好的，我就走。

張耀年：噯，我倒忘啦！我們“聯營”的幾本帳，這兩天先放在你那裏，穩妥些。

賈士元：這個——

張耀年：怎麼，害怕？老弟，錢是我們四家賺的，可不是我張耀年一個人賺的！

賈士元：哪裏話，哪裏話，我是怕帳簿子夾出去經過前面店

堂，那些職工的眼光就像刀子似的，朝我一看，就渾身哆嗦。

張耀年：呸！別說這些沒出息的話！老弟，像你這樣子，一輩子成不了大事，放心好啦！（指左側門）呶，走這邊上貨房，從後門出去。

〔張耀年至山水畫前揀暗鈕，暗室門開。

賈士元：呵！這玩意兒倒不錯，人藏得進去吧？

張耀年：像你這個胖子勉強擠得進去，只不過悶氣點兒！

（從暗室內捧一疊暗帳出）

賈士元：（接帳，探身暗室內）人就在這裏面，真是壺中之鼈呀！

張耀年：快過來吧！讓我關上，別給陳吉福撞進來！

〔張耀年話猶未了，台後有人喊：“張耀年兄在吧？”張耀年心一慌，急將賈士元連人帶帳推進暗室，立刻將暗門關上。李雨人從右側門蹣跚上。

張耀年：啊！姨爹，是你！

李雨人：（進屋即連連咳嗽）唉！咳死倒也好了！（又咳）

張耀年：（在沙發上坐下，很冷淡地）你這個病最好是在家裏養歇，養歇，何苦在外亂跑呢！

李雨人：亂跑？求人賞碗飯吃，怎得不跑呀！耀年兄，我求你，積積德吧！

〔賈士元在暗室內捶門。

李雨人：（張望）什麼聲音？

張耀年：（窘）這——噯！擱樓上關的一隻貪嘴貓。（提高嗓子對暗室）畜生！耐住點性子，就會放你出來的！（轉對李雨人）

姨爹！你請坐呀，剛才說什麼——要我積積德，這是什麼意思？

李雨人：我的小店眼看就要垮了！

張耀年：咦！這才怪呢！你開你的祥茂，我開我的元豐，你關店跟我什麼相干！

李雨人：耀年兄，你曉得的，我們雜貨業的零售舖子，一向就全靠你們幾家大批發店賒貨欠帳才週轉得靈，目前你們幾家忽然不肯賒貨給我，還要限期催我還欠，兩根繩子一起抽！

張耀年：笑話！從前賒貨給你是人情，現在不賒給你是國法，商業局長的報告你沒去聽呀？不錯，你雖是我的親戚，可我們都經過學習囉，思想經過改造囉！我不能因私忘公呀！

李雨人：可你們為什麼又賒貨給我斜對門的隆泰呢？不但賒貨，而且價錢上還打折扣，這不是明擺着要我李雨人一家五口的命！

張耀年：這是誰告訴你的！

李雨人：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耀年兄！我睡在床上反來覆去想不通，我祥茂小店有什麼地方礙着你們的事？

張耀年：（掏烟盒抽烟）噯！姨爹你坐下來談，板凳不要錢的，我是個晚輩，你這麼站在我面前，可不大合適呀！

李雨人：不，我就要走的，今天上你這兒來，就是要問一個清楚，我死也要死個明白呀！

張耀年：（冷笑）你問我？好吧！今天就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先

問你，我們幾家批發店，有哪一點不如你的意呀？你唆使你店裏的那個寶貝職工盧永其拆我們的台，在外造謠生事，春上說是我們搶購食糖，夏季評稅時又在稅務幹部面前提了我們不少意見，噯！你眼睛裏還有我這個姪兒呀！

李雨人：（抱頭）天哪！我可以賭咒發誓，不是我挑唆的，我一家五口每天忙生活都忙不全，哪來的閑功夫管人家的事，盧永其他是個工會上的什麼護稅組長，這全是他幹的事，跟我不相干呀！

張耀年：那我不管，反正他是你店裏的職工，最低限度，你也得負個管教不嚴的責任！（得意忘形，兩腳擱椅子上）哼！盧永其這狗蛋！他是蘿蔔乾飯吃得不耐煩了！好吧！不出兩個月請他上失業工人救濟處去積極吧！

李雨人：那我一家老小的生活怎辦？耀年兄，你們也太——

張耀年：“也太”什麼？也太殘忍是吧？你就沒見到人家對我們的手段！（站起將烟蒂猛擲）這就叫做，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

〔賈士元又在暗室內捶門。〕

張耀年：（心慌）姨爹！你先請回吧！當然囉，你我都是生意人，何況還沾着份兒親，關店以後，你一家的生活，我們當然會考慮，過兩天，你來聽我的信，不過話得說明白，今天我跟你談的，在哪裏談的，在哪裏了，不然的話，那你可別怪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李雨人：我懂，我懂，（無可奈何地）唉！一爿店開起來不容易呵！
（嘆嗽下）

〔張耀年急奔臺前欲開暗門，陳吉福左腳纏紗布扶杖上，張耀年只好止住。

陳吉福：東家有事找我，去個人上我家叫一聲就行了，還用着派車子去接！

張耀年：小王閑着也沒事，你脚上又害濕氣，來，這邊沙發上坐軟和些！

陳吉福：不用，硬板凳坐慣了。（在門口一張木椅上坐下）

〔張耀年在自己的小茶壺裏倒了杯茶給陳吉福，又忙着拿烟。

陳吉福：別忙了，你曉得我是抽不來烟捲兒的。

張耀年：是的，是的（遞摺扇）搨搨！

陳吉福：（搖頭）不熱！

張耀年：脚好些了？

陳吉福：好些了。

張耀年：店裏的事，不用你煩心，你在家多養歇養歇，健康第一呀！

陳吉福：（不耐煩地）東家，你是個忙人，我呢，是個火暴性子，有什麼話就直截了當談吧！只要是我陳吉福份內該派做的，決不推辭！

張耀年：（坐下）唉！事是有點小事，不過你在病中，本不應當麻煩你的，只念你我是二十幾年的老賓東了，在家父手上，你就稱得上是個好幫手，這店可以說有一半是你掙來的。

陳吉福：（把左脚擱在右膝上）唉！你就爽快點吧！東家，我的脚像針扎似地痛呢！

張耀年：是呵！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找你來商量商量，

（頓）稅務所昨天上午到店裏盤貨來着！

陳吉福：說了老半天，我當是什麼事呢！稅務所盤貨查帳是經常工作。噢！我們是批發店，有商品盤存帳，清清爽爽，盤就讓他們盤吧！

張耀年：是呵！店裏盤了不算，他們還一定要上後面貨房去，你是曉得的，如今誰家店裏還有多少存貨堆貨房，真是放在櫃台山架子上裝門面都不够的了。我告訴他們，貨房裏沒有貨，就剩下些包皮繩子，可他們硬是要去，是我說了一句，貨房一向是陳某人經營的，他是你們陳所長的父親——

陳吉福：（以杖擊地）噯！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今天人民政府什麼都是公事公辦，誰還談靠誰的牌頭不成！

張耀年：我敢發誓，不是想靠牌頭，我是好心，怕他們浪費時間。

陳吉福：人家既是來盤貨的，當然要徹底。

張耀年：可他們盤得也太徹底了，連貨房那堆木耳灰屑也盤上了！

陳吉福：什麼？那堆木耳灰屑也盤上了！

張耀年：唔，就是那堆木耳灰屑。這下子，人家可來話囉：“哼，所長的老子！天皇老子也不敢保證沒錯！”噯，這是句閑話，你別多心。這件事大概你還記得，那是日本鬼子來的時候，市面上木耳缺貨，咱櫃上從開封裝來的一批爛木耳，真是連地皮菜都不如！

陳吉福：記得，記得，我親自拿上街，到素菜館子去兜，照木耳市價的一成都沒人要，你幾次叫我往垃圾堆倒，是我捨不得，幾百斤貨，大價錢買進來的，就這麼白白地倒掉，心裏總歸有些彆扭！

張耀年：彆扭！現在可真的彆扭了，稅務所一口咬定是木耳，說我們存貨帳上沒有這筆貨，逃稅，真是天曉得。（舉壺喝茶）唉！不過話又說回來，工作同志成天在外跑，對上面要有些交代，總得找出幾文來，臉上才有光彩，這點苦衷，我們做商人的，不能不體諒。好吧！說是木耳就是木耳吧！算倒霉，我也不去計較這些個了，就依稅務所估個價錢，把它補到存貨帳上去，作盤盈繳兩文所得稅得了；可是聽稅務所的口風，還想小題大做，追問這筆貨的來源，疑心到帳外交易上去，所以我這才請你來，是否能在令郎面前證明一下，這批東西，確實是解放前的存貨，免得再節外生枝！

〔陳吉福幾次想插嘴，忍無可忍。〕

陳吉福：不行，絕對不行！

張耀年：（驚詫）我說的不都是事實？

陳吉福：事實？明擺着是一文不值的木耳灰屑，硬說成是木耳！這是事實？該派店裏繳的稅，我們一文不能少，不該派繳的錢，政府也絕對不會賄要的！依你這一說，今天人民政府不是變成敲竹槓的了，你能不計較，我倒是要計較，說什麼，我也不能眼睜睜瞧着我兒子不按照政府章程辦事，破壞政府的名譽！（左腳猛槓）嗟呀！（忙以手護腳）

張耀年：怪我，怪我，本不應跟你談的！

陳吉福：怎麼好怪你呢？怪我不好，早信你的話，往垃圾堆一倒，不省掉這許多麻煩。

張耀年：（站起，在室內踱）我張耀年不是不痛惜祖上的產業，不是不拿店裏的錢當錢，可這件事，我們也担着幾分不是。這批木耳灰屑雖然是變質的滯貨，一文不值，我們也應該事先向政府申報一下才對，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要緊的，就是把這批貨的來源，向政府說清楚，免得他們疑心我們是解放後帳外進的貨，是做飛過海！至於究竟是木耳還是木耳灰屑，以後再說，政府就是一定要我們照木耳價錢入帳呢，這點小虧店裏還吃得起。再說，便宜給政府討了去，政府也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呀！（望鐵）啊呀！令郎通知我三點半鐘在這裏等他，就快來了，請你千萬要好說呀！

〔職工領陳定五、吳峻上。〕

職·工：老闆，稅務所陳所長和吳同志來了。（下）

張耀年：啊！陳所長，吳同志，我真的就坐在家裏等你們了，實在不敬之至。坐，請坐。

陳定五：沒有什麼，我們順便也要找會計談談。（欲坐，見陳吉福）爸，你怎麼也來了！

陳吉福：（氣憤）怎麼？我上店裏來，還得向你請示不成！

陳定五：（窘）爸！你不是鬧濕氣在家養歇的嗎？

陳吉福：我是天生的勞碌命，誰不想在家歇歇，可偏有人看不得，找出事兒來給我忙！

張耀年：（拿話叉開）陳所長，吳同志，今天來有什麼吩咐？

吳 峻：你對這次店裏發生的事，怎麼看法？

張耀年：當然當然，店裏這次三百多斤木耳的漏盤，實在是手續上很大的錯誤，兄弟對稅務法令太不重視，我決定遵照政府指示，按木耳市價補到帳上去，望政府寬大！

吳 峻：我看主要的還是靠自己爭取寬大處理！這批帳外的木耳，究竟是什麼時候進的？從哪裏進的？張老闆，這些來龍去脈，你還一點都沒交代呢？

張耀年：貨確實是解放前存的貨，只怪自己一解放的時候，思、想落後，沒把它入到貨帳上去，就這麼遺誤下來了，不信你們可以問我店裏的老年職工陳吉福，他全清楚！

陳定五：（緊張）爸！你——

陳吉福：嗯！我可以證明。不過我不同意稅務所硬把這批貨照木耳市價計算，這批貨根本是——

張耀年：（驚慌）是滯貨。嚟，確實是滯貨，要不然，也不會攔到如今。

（賈士元又在暗室內插門。）

陳定五：聽！誰敲板壁！

張耀年：嚟！是隻貪嘴的貓，被我關在擱樓上。

陳吉福：是廚房裏那隻阿花？

張耀年：阿花？嚟，就是阿花！

（職工上。）

職 工：老闆，工商聯有人來，核對批發價格，要你上前面店堂裏去一下！

張耀年：噢！（對陳定五、吳峻）你們二位請稍坐一下，我去就來！（走至門口站住）陳吉福，你陪我去看看，有好些花色、規格我也搞不清。

陳吉福：好的！（扶杖隨張耀年下）

〔陳定五搓手在室內踱，吳峻掏出筆記簿翻看，台上寂靜片刻。〕

陳定五：（猛以手擊桌）唉！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我父親竟會做了資本家的——

吳 峻：（掩簿）從材料看來，張耀年的話都是亂彈琴，可你父親怎麼竟肯替他證明呢？據我了解，你父親雖說有些老古板，可人確實是正直的，雜貨業職工會的職工幹部都滿敬重他的！

陳定五：是的，我父親是一個正直的工人，我從小就很敬愛他，一直到現在，（頓）在到這裏來以前，我還是很敬愛他，但是眼前的事實證明，我們的看法全錯了，他只不過是不法資本家的一個防空洞，走狗！（頹然跌坐沙發上，捧頭不語）

吳 峻：所長！我們還是不要早下結論！我說，這件事你可曾跟你父親單獨談過？

陳定五：沒有，在你們把這件案子的情況彙報我後，就忙着在各方面佈置，本想今天晚上回去找他的，可現在還找他幹啥呢？告訴你，剛才我父親說話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喉嚨都變了，說話的，不再是我一向所敬愛的父親，只是一羣不法資本家在叫囂！（站起，在室內踱了一轉，恢復鎮靜）你說得對，我應該找父親談一談，他就不是我的父親，可也是個工人階級呀！對一個落後的工人犯了錯誤，我們有責任耐

心說服教育他，而不應該痛恨他、討厭他！

〔張耀年、陳吉福上〕

張耀年：啊！害你們二位久等了！

吳 峻：沒關係，我說，張老闆，我們到前面去找會計談幾個問題！

張耀年：好的，好的，我叫徐會計上這兒來！

吳 峻：〔站起〕不用，我們到他那裏去吧！要找材料看也方便些！

張耀年：也好，陳吉福你脚痛，可以回家躺躺去。

陳吉福：我們爺兒倆要談兩句家常呢！〔坐下〕

吳 峻：〔拍張耀年肩〕走吧！〔吳峻、張耀年下〕

陳吉福：〔冷淡地〕我想跟你談談元豐的事，你有空吧？

陳定五：我也正爲這件事想和你談談呢！

陳吉福：着啊！你爸在元豐店裏少說也耽了二十幾年了，元豐的事，本應當先來問問我呀！我問你，昨天上午到元豐查帳的幾個幹部，有雜貨業職工出身的吧？

陳定五：這——沒有，爸，你問這幹什麼？

陳吉福：問這幹什麼？我早就說過，稅務所的外勤同志，管哪一個行業的，最好是由哪一個行業的職工脫產來幹，這就不會“買麵粉撞到石灰店裏去”瞎充內行了！那一文不值的木耳灰屑——

陳定五：什麼？一文不值的木耳灰屑！

陳吉福：你有意見？等我說完了你再提！那批木耳灰屑確確實實是日本鬼子來的時候，櫃上辦的一批爛木耳，我經過

手，一斤賣不掉，堆在貨房裏，成年累月的，都快成爛泥了，盤貨的幹部却硬說是木耳！

陳定五：（霍地站起）你這些話都是事實？

陳吉福：什麼？我的爲人別人不清楚，你不是不曉得，我一生坐得穩站得直，一步一個腳印，可曾說過一句謊，騙過一個人？（一拍胸脯）這件事我敢絕對担保，寫保單都成！

陳定五：担保？爸，你替誰担保，替不法資本家？

陳吉福：我替事實担保，替我自己說的話担保！

陳定五：事實？事實就不是木耳灰屑，是木耳！

陳吉福：（以杖擊地）好啊！你也一口咬定是木耳！告訴你，你爸活到這麼一把年紀，憑力氣吃飯，從沒有昧着良心幫誰說過謊，也犯不着幫誰說謊，我相信的是事實，是公理。我不怕人扣帽子，你們要硬是這麼瞎栽瞎說，我死都不服，我要上告，連你都告！（氣喘稍停）現在不是從前，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今天人民政府的幹部不對，每個人民都有權告他！不要他！（氣稍平）唉！要是換個內行去盤貨，抓到手一看就解決了！是木耳還是木耳灰屑！

陳定五：（冷冷地）爸你忘啦！我才離開雜貨店兩年呀！

陳吉福：東西你也看見過啦？

陳定五：不但我看見過了，爲了對這批帳外的木耳作正確估價，我們特地包了一包帶到土產公司，和工會的幹部研究了，這樣的木耳，市面上要值五萬多一斤呢！

陳吉福：（猶豫）難道——（躍起，手杖落地，踉蹌向左側門奔去）

陳定五：（驚）爸！你做什麼？

陳吉福：看貨去！（奔下）

陳定五：（自語）這是怎麼回事兒？

〔暗室響聲又起，陳定五注意。〕

陳定五：這聲音，不是從擱樓上來的！（向山水畫走去）

〔陳吉福出現在門口。〕

陳吉福：（慚憤交集，扶門框）定五！

陳定五：（轉身）啊！爸！

陳吉福：我錯了！張耀年這狗蛋，我拿他當人的！（蹣跚趨前拾杖往右側門奔去）

陳定五：（攔父）爸你！——

陳吉福：去跟他拼了，這狗蛋東西，就憑我跟他老子二十幾年的辛苦，他說什麼也不該叫我來扛木梢，他死了也沒臉去見他老子！我總以為五反才不過兩年，當真掉了瘡疤忘了痛，他張耀年是吃的豹子胆呀，還敢胡搞？可他居然瞞着我把解放前存的三百多斤木耳灰屑掉了包，換上木耳！放手！我沒臉見人，拼掉他算了！

陳定五：（抓住陳吉福不放）爸！你這是何苦呢！拿一條命換他一條命。（頓）這不是爸和張耀年兩個人的事，這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進攻，是資產階級對人民建設事業的破壞！你今天一拐杖頂多打死一個張耀年，可像這類的不法資本家何止張耀年一個人！

陳吉福：依你說該怎辦？

陳定五：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摸清張耀年的底，你能協助政府把他的犯罪事實徹底揭穿，讓廣大的工人兄弟都能提高警